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下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四十二下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眾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烱戒而

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
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
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
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
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
諫之士預上書言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
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
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
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

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東
帛未賁於邱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
熙有關者也預又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請明加
簡擇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
眾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以刑獄轉繁感傷和氣災患
之來實在於是多見納焉從平王舍賜爵西鄉侯蘇峻
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
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
作以年老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嫉元虛其論阮籍裸

祖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徧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餘篇諸虞傳十二篇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所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鉢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殮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

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
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
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
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
凡人事邪此必邪佞之徒欲閒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
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温代翼留
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
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眾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
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

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莫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
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
之盛乃與桓温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
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
爲怪鳥温得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
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
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
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
焉旣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

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
謝因請刪改之盛時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
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日
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
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核多
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
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軍固辭不
就以憂卒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
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
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
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
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請孫大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得
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
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
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

上疏薦寶宜備史官於是以寶領國史寶以家貧求補
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
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
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
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以
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
母喪開幕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
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
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

宋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
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
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旣博採異
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
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聞覩也亦安敢謂無
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房事周子長存
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
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
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

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粲
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粲
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
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
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
吳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
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大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
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
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
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
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尙書度支
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
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

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家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家運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

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
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
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
仁厚乞爲標揭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
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公嘗
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
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
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
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

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
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
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
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
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
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
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

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
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
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
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
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
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
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
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